

沙朴树下

——红色恋人余也萍一家对林勃烈士跨越84年的守望



余也萍在林勃墓前。



丁芃给林勃扫墓。 记者 崔引 摄

(上接A02版)

丈夫执着寻墓

1947年,余也萍和战友丁公量组成了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定居南京。余也萍向丁公量说起过对林勃墓地的牵挂。1959年,丁公量带部队到宁波训练。他决定去寻找林勃墓。

丁公量找到青峙大队的干部,干部们也没听说过林勃墓地在哪儿。他不甘心,转而去问当地群众,一个男孩带着他在草丛里找到了一块插在土里的小木牌,上写“林勃先生之墓”,墓地上的土已经流失。

丁公量在《林勃的墓》中写道:“我高兴极了。跑到大队部向他们介绍了当时林勃同志被害的情况,要求他们保护好这位烈士的墓地,并请他们向上反映,希望修建坟墓,改木碑为石碑,应改刻为‘林勃烈士之墓’。碑后刻上他的简单传略和事迹,教育后人。”“我不认识林勃,但我听也萍说过林勃死得很英勇壮烈。”

在结束宁波训练前,丁公量专门去见了自己在宁波政府机

关工作的战友,反映了林勃墓地的现状。

“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从未找一位当时已经成了浙江省领导的战友办过事,但为了把林勃的墓地尽快修好,他给这位战友写了一封信。”丁公量和余也萍的女儿丁芃说。

在丁公量的奔走下,林勃墓地得以重建,墓地就在七星延陵学校和那棵见证林勃被杀害的沙朴树旁(后于2011年迁入王家溪口烈士陵园)。

1965年,余也萍一家从南京迁居上海,离宁波更近了,余也萍几乎每年都要来宁波给林勃扫墓。

1986年,余也萍自感身体不行了,将林勃写给她的一封信及林勃的照片交给了镇海区党史办工作人员。让她感到遗憾的是,那件毛线背心在战争年代遗失了。前几年,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工作人员根据资料描述,制作了一件绣有17朵小红花的背心,放于展厅中。

女儿接力扫墓

1989年,余也萍在生命最后时刻交代女儿丁芃:“把我安葬在宁波樟村,那里安息着我的战友,离林勃墓地也不远,你来看我的时候,代我去祭奠一下林勃。”

从此,丁芃每次给母亲扫墓后,都要去给林勃扫墓。

得知丁芃给林勃扫墓的故事后,宁波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在举行纪念浙东抗日根据地英烈活动时,常邀请丁芃出席。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当年3月底,丁芃应邀来宁波参加了为期6天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和多位在四明山战斗过的英雄的后代一起上四明山寻访革命遗迹。她被抗日英烈的故事深深感动,加入了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如今,已从上海一家研究所退休的丁芃,依旧活跃在新四军历史研究领域。她在搜集的资料中发现,在抗日战争时期,情侣一方牺牲,另一方重新组建家庭后,依旧为恋人扫墓、照顾恋人家人的故事,在四明山还有很多:

——1944年,浙东游击纵队警卫大队政治指导员成君宜写信给恋人徐志远,希望她到四明山并肩作战。但等徐志远到达时,成君宜已经牺牲,她便留下来当了军医。20世纪90年代,徐志远出资对成君宜的墓地进行修缮。多年后,家人按照她的遗愿,将她安葬在成君宜墓地旁边。

——1942年2月,中共鄞

江区委书记李敏被敌人杀害。李敏的恋人,也是她的人党介绍人王甸剪下李敏的一缕青丝留作纪念。1983年,已经离休的王甸千里迢迢来宁波看望李敏的母亲,认李敏母亲为妈妈,还在《诗刊》著诗《妈妈》,诗中写道:“妈妈,对着一个陌生而多情的60岁的老人,你能叫一声孩子吗?”

——20世纪40年代,浙东游击纵队三支队支队长林达和恋人傅尔为了革命事业将婚期一推再推,不想1947年林达壮烈牺牲。之后几十年,傅尔一直关心着林达的晚辈。

……

始于爱情,终于敬仰。这些有情有义的故事和那些载入波澜壮阔抗战史册的烈士故事一起,展现了民族大义,构筑起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也让丁芃更深层次了解了抗日战争,理解了父母对林勃墓地的牵挂。

“英雄牺牲后,他们的恋人、妻子、丈夫痛不欲生。他们化悲痛为力量,在漫长岁月里用亲情、温情对待逝者与生者,这种清澈的爱令人感动。如果说我第一次去给林勃扫墓是因为有母亲的委托,更多的因素是完成母亲的遗愿,那么,现在我依旧给林勃扫墓,更多的因素是对烈士的崇敬,对父辈情怀的理解。即便林勃不是妈妈的恋人,如果因为某种机缘我知道了他的故事,也会坚持给他扫墓的。”丁芃动情地说。

(下转A04版)



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工作人员根据资料描述制作的绣有17朵小红花的背心。